本版编辑：新然 彭潍 E-mail：rgrbzk@163.com

沪宁两地红学研究会议回顾

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龚心瀚发言

在上海市浦东紫金山大酒店召开红学研讨会

今年4月21日、5月13日分别在南京市溧水区委党校、上海市浦东紫金山大酒店召开了红学研讨会。下面分别报道：

2021年5月13日上午，在上海市浦东紫金山大酒店春申轩会议厅，召开了“如皋红学”上海采访交流座谈会。与会者有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龚心瀚、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、上海市文联原党组书记李伦新、龚郎长助理侯祖敏、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曹公俊、黄伟民助理俊俊华、国学研究导师吴云钿、上海琉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海云、江苏省政府驻护功二级巡视员刘维、《文汇报》国内部副主任赵征南、《新民晚报》记者杨欢、《解放日报》高级记者李文娟15位同志。会议别具一格，讨论气氛热烈，大家畅所欲言。充其是对如皋红学研究的主旨：冒辟疆以笔名曹雪芹著作《红楼梦》一题感到新颖，既割目相看又期待有成。

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作主旨发言，他简括地介绍了如皋红学研究的现状，陈述了2019年撰写《（红楼梦）的作者到底是谁？》的缘由及其在《扬子晚报》发表后的热烈反响。点评了今年《江苏社会科学》第一期刊登黄伟民教授的《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的若干力证》的反应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不是少数人的《红楼梦》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《红楼梦》。论述了“冒著红楼”研究的必要性、紧迫性和深远意义。期望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广泛的宣介，以让更多的人取得共识。

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龚心瀚在座谈会结束前作了重要讲话：其大意是认为百年来红学研究的成果显著。近年来如皋红学研究异军突起，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。今上海文学、文史界刮目相看，将红研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进一步深入研究很有必要，是当下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史研究工作，要在文学小说考证上下功夫，扩大研究的公众影响力和话语权。也可以考虑在上海设立一个红学研究组织，挂到上海哪个大学，搞些学术研究。

采访交流座谈会结束后形成了会议纪要。

2021年4月21日，“弘扬传统文化 红学新探研讨会”在南京市溧水区委党校举行，近三十位红学研究者、专家、作家与爱好者出席这次研讨会。研讨会由在江苏省委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省作家协会委员柯江同志主持，他说：“文化滋养生活，催发生命，缤空飞鸣，灿然夺目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由扬子晚报社文化专刊、长三角城市网文化频道主办，由中共溧水区委党校、南京艺术学院传媒艺术研究中心、南京创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这次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红学新探研讨会”。

研讨的主题为“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？”《红楼梦》作为一本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，一经问世，便引发了读者对其进行更深层次解读的好奇，各种研究、解读风起云涌，红学随之而诞生。而红学作为一门正式学问则始于民国时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红学研究的内容，除了《红楼梦》的版本、主题、人物、故事、情节、场景、诗文、语言，以及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，风情风物风俗等等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那就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的生平和思想。

红学诞生百余年来，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，然而《红楼梦》作者究竟是谁？至今仍存在争议，除曹雪芹外，洪昇、曹頫、冒辟疆等人一度都被怀疑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。《扬子晚报》《如皋日报》相继刊登了顾浩先生的《（红楼梦）的作者到底是谁？》的研究文章，得到了许多热爱红学的人们的关注，并在学界与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。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黄伟民先生继顾浩先生之后，也撰写了《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的若干力证》，并在2021年《江苏社会科学》第1期上发表，这和《（红楼梦）的作者到底是谁？》一起构成了“姐妹篇”。

研讨会，主要是围绕顾浩先生的《（红楼梦）的作者到底是谁？》一文进行研讨，请各位学者专家、著名作家、著名艺术评论家与爱好者共同研讨交流，百家争鸣，各抒己见，为新时代红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，为早日解开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历史悬案而共同贡献才情。

接着他介绍了各位与会同志。

首先由江苏省委原副书记、江苏省文联原主席顾浩主旨发言：

我非常感谢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举办这次“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究竟是谁”的专题研讨会，感谢各位百忙之中到溧水党校参加这次活动。我们伟大的党成立一百年了，红学研究也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时间。有人把这一百多年的红学研究称为一部“吵架史”。提起“吵架”，人们总觉得有点“无理取闹”，因此我主张称作“争鸣史”。

红学有新、旧红学之分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称为“旧红学”，以胡适为代表的称为“新红学”，它们各有可取之处，也各有不足之处。这两类红学在学术观点上有所不同，但在今天，我们要科学辩证地看待其研究成果。

很多年来，红学研究处于沉寂阶段，没有多少突出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。近几年来，知派红学异军突起，打破了红学研究沉寂的局面。我在如派红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研究，加以概括，写了一篇文章《（红楼梦）的作者到底是谁》，这篇文章于2019年11月22日在《扬子晚报》上发表。在此之前，《扬子晚报》发表这类文章没有先例。因此，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被称作是一次“破例”，一来《扬子晚报》不是学术报纸，发表学术论文是一次破例；二来《扬子晚报》用三个半版面，发表一万五千字的文章算是破了先例；第三，“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”这个话题很敏感，《扬子晚报》发表敏感话题的文章也是一次破例。可以说，《扬子晚报》发表这篇文章，对整个红学研究来说是一次突破。

今年，红学研究界又有一个重大突破，就是黄伟民先生所写的《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的若干力证》在《江苏社会科学》杂志第一期上发表。这两篇文章发表后，产生了轰动效应，多种报刊、多家媒体争相讨论和报道，甚至国外媒体也作了报道。

红学是中国三大显学之一，当前，红学研究处于新的历史时期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“前所未有”，即红学研究的声势之大、参与面之广、关注度之高、影响之深前所未有。

红学要研究的问题很多，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要着重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？我主要是出于以下四点考虑。

第一，考虑到《红楼梦》这本书的重大地位。毛主席曾经说：“中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，历史悠久，还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”毛主席这句话把《红楼梦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表述得非常清楚了。迄今为止，中国人创作出了很多文学作品，我认为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与《红楼梦》相比拟；如果放眼世界，也可以说《红楼梦》在人类文学史上是空前之作。我们的前人有这么一部盖世之作，但是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。

第二，这是读懂《红楼梦》这本书的需要。我认为，只有弄清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，才能读懂《红楼梦》这本书，读懂作者和读懂书，这两者密不可分。红学百年的时间里，解决了很多问题，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解决；许多已解决的问题中，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部分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，作者问题没有弄清楚。比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中写的猜灯谜，林黛玉的灯谜是“有眼无珠腹内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，梧桐叶落分离别，恩爱夫妻不到冬。”林黛玉最后抛出此谜，把贾政听说的“不详”的气氛推到了高潮。现在的《红楼梦》正式版本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中把这一段删去了，因为无法理解林黛玉说这一灯谜的含义，删去此谜，此回因之减色。实际上，冒辟疆写这一情节，是有一段生动的真实故事在内的，这个灯谜的谜底是“竹夫人”。而“竹夫人”在如皋很常见，它是像枕头一样的东西，夏天睡觉时可以抱着纳凉。当年，董小宛的妹妹董年在回到如皋后，把她心爱的“竹夫人”送给了冒辟疆，冒辟疆对此十分感动，并与诗友李中素、邓汉仪、顾道含一起，以《竹夫人》为题，作组和诗十首。李诗中写道：“柔条犹是待年身。”这段故事就能解开林黛玉的灯谜。120回的《红楼梦》有1200多个故事情节，这些故事情节只要同冒辟疆联系在一起，一一都可破解。解读《红楼梦》，说简单就这么简单！

第三，《红楼梦》绝不是少数人的《红楼梦》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《红楼梦》；红学也不是少数人的红学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红学。《红楼梦》也好、红学也好，永远是属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的。百年来，仍未弄清楚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，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，我们绝不可以让这一大遗憾永远留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坎上。

第四，考虑到红学研究的是实际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到了该澄清的时刻了。如皋的方言土语就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关键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冒辟疆，证据确凿、理由充分。2014年12月《冒辟疆全集》由凤凰出版社出版，学者们有了考证的资料，由研读《冒辟疆全集》为依据，大量的论据证实是冒辟疆著作了《红楼梦》。这次黄伟民先生发表的文章，就是依据《冒辟疆全集》来论证冒辟疆写作《红楼梦》。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周桐淦先生的文章，明确指出，以《冒辟疆全集》为依据，证明冒辟疆写作了《红楼梦》。

最后我建议，学术界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研究风气，一定要坚持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”的双百方针，健康、积极、和谐地讨论问题。在讨论当中，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，切忌因不同意见火冒三丈、暴跳如雷。希望广大的《红楼梦》研究者、爱好者和媒体投入到红学的研究活动中来，让“《红楼梦》作者是谁”这一问题早日得出明确答案。

在讨论阶段，由主持人柯江把南京大学艺术文化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博导康尔先生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导苗怀明先生书面发言稿和提纲，先行分别宣读。

康尔所长的发言稿：一、知人论世，是我国文艺批评的传统方法，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既然，对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学界一直有争议。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，展开专题研讨，无疑非常有必要。

二、我不是搞红学的，但是对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产生过疑问，十多年前，有家影视公司的我写电视剧剧本，委托方确定的剧名，叫《曹雪芹与脂砚斋》。为此，本人看了一些资料，结果发现个中疑点重重。

疑点之一：曹寅的孙子曹雪芹12岁（虚岁）就迁回北京了，因为曹家被抄了，他怎么就能对南京，以及江南的市井人情、民风民俗描写得那么准确、那么详尽的呢？难道真有天才，12岁，也才是个小学6年级的小男孩啊！

疑点之二：曹家鼎盛、风光的时候，曹雪芹是少年，情窦未开，曹雪芹回到北京后，在一所学堂里干过杂役，“缁道敝裔，生活艰难”，“晚年移居北京西郊，生活更加穷苦”，这些描述说明，他这个人，就没在情场上风流过，就没亲身经历过、体验过文人雅士的放浪生活。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风流、那么在行的爱情小说来的呢？

疑点之三：委托方认为，脂砚斋的身份是曹雪芹的“红颜知己”，可是，常识告诉我们，只有高官贵胄、风流公子才会有“红颜知己”，而穷人只有“姘头”。文化程度不可能高。据史料记载，成年后的曹雪芹，自己都已经是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哪里还养得起“红颜知己”呢？而且还是个跟随着他若干年的绝代才女。这也太不符合常识了吧？

由于疑点太多，我把那个剧本的写作任务给推掉了，让他们另请高明。后来，这个作品也一直没出来。估计其它编剧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。

第三、看了顾书记的文章，本人感到非常敬佩。文中许多观点，我是认同的。对于进一步的深究，我有两点考虑：

1、追问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，因为属于“翻案类”的文章，所以首先得把“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”这个已经非常流行的观点，想办法给彻底地废了。

2、现在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逻辑推导和作品细读上；顾书记的文章在许多方面都有了突破，尤其是在具体证据方面，如有石为证、有文为证、有诗为证、有碑为证、有楼为证等都是很有力的证据，如果在如皋，在冒辟疆生活过的环境等，再能够找到一些更有力的物质遗存来作为佐证，那就更有说服力了。本人期待这项能有更新的发现，更新的突破。

苗怀明院长的发言提纲：

一、新的考证、新的发现、新的价值；二、从文献、史志、碑文、作品及生活环境的遗存中来证是一条可靠的、科学的路径；三、顾书记的文章不仅是一家之说，更是一种探索红学的科学的精神；四、关于此文求证内容的几点存疑与想法。

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导、红学专家沈义贞的发言：顾书记的文章我很早就看过，但坦率讲，我不是很认同其中的观点。早年我在南师大学习时，南师大有谭校长、侯院长两位红学家，我跟随他们读过很多遍《红楼梦》，也写过相关文章，这几年虽然没有继续对《红楼梦》进行专门研究，但无论是讲现代文学、电影史、电视剧的改编都要涉及到《红楼梦》，因此也比较熟悉。

我主要提出两个问题，第一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，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确定。我认为，假若作者不是曹雪芹，那么也不会是冒辟疆。如果要说作者是冒辟疆，那么首先必须回答——《红楼梦》最早的版本在北京流行，但冒辟疆一生没有去过北京，那么他的作品怎么会出现在北京？另外，《红楼梦》有一个“第一作者”，甚至被认为是写作的参与者，即脂砚斋。如果说冒辟疆是作者，那么脂砚斋是谁？毕竟脂砚斋的脂评本，是公认的对《红楼梦》的批评作出了最大贡献。

第二，顾书记和黄先生的文章我都拜读了，但二位基本上都是用考证的方法。在中国，考据学十分重要，但这么多年来，考证更多时候还是有“猜谜”的意味。《红楼梦》一直被称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，书中全方位地包含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、物质、精神、园林、艺术等方方面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从考证的角度来看，全国各地的任何一处风景、风俗都有可能从《红楼梦》里找到。

第三，从创作经验来讲，首先要说的是作者的创作心态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心态是贵族心态，它表达的是贵族大家的生活，冒辟疆虽是出生于大家族，却属于大地主阶级，与皇家贵族有一定区别，仍然无法拥有皇家的贵族心态。举例来说，据一处野史记载，乾隆皇帝和纪晓岚有一次对对联，乾隆的上联是“好一座危楼，谁是主人谁是客”，这是一种帝王心态，纪晓岚对出的下联“只三间老屋，半宜明月半宜风”，就是一种平民的知识分子的心态。另外，《红楼梦》中写了四百多个角色，其中最精彩的是那些贵族的风采神韵，虽然冒辟疆一生也交往过十多位女子，但都是秦淮河畔的烟花女子，她们身上远没有那种贵族气息。所以，从创作形态来看，冒辟疆并不具备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贵族心态。

其次，我们都认为，《红楼梦》中表现了北方的旗人的生活，有大量的北方文化、北国风光。按常理来说，一个创作者写的应当是自己熟悉的、能够想象的东西，而冒辟疆一生未到过北方，对于他来说，是无法再现出北方的气息和神韵的。

第四，从创作的视野来看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作品，它的思想高度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，它所探究的不仅是明清的时代之变，表达的不仅是“反清复明”的思想，而是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盛衰，它的创作视野超脱了对明清两代的考察，是从国家历史的视野看个人。顾书记和黄先生的文章都提到了冒辟疆有“反清复明”思想，但从冒辟疆一生所写的诗文来看，他的创作仍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情感层面，没有超出个人视野，没有达到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创作视野的高度。

顾书记的研究，把我们曾经沉寂的红学界带上了一个新阶段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以上是我的一点看法，抛砖引玉，以供大家批判。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冒宏远的发言：红学研究的一百多年里，《红楼梦》作者之说，前前后后提出了有一百多位，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洪昇说、吴梅村说、顾景星说等等，现在主流红学也是推崇曹说。

在此，我想介绍一下如皋红学的研究情况，三十年前，冒氏家族里有一位冒廉泉先生提出，《红楼梦》里有很多故事与冒辟疆的经历相似，很多插写内容与如皋地方风貌相似。二三十年来，冒廉泉潜心研究，退休后从甘肃兰州回如皋定居，撰写完成了《悬案不悬—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七十三证》一书，于2016年6月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当时因为地方研究只是少数人单打独斗的研究“冒著红楼”，具有分散性和局限性。2014年8月18日，在如皋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，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立，如皋当地的许多年长的红学爱好者纷纷参加到研究会来，本着“冒著红楼”的研究主旨集聚奋斗。如皋红楼梦研究会，于2015年本着宣介和引导的目的，专门刊印冒廉泉先生撰写的《如皋的（红楼梦）七十证》内部传阅。六七年来由红研会出版了总计约两百万字的书籍，包括《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汇考》《冒辟疆著作（红楼梦）新探》等。

迄今为止，冒辟疆一直是作为文学家被评价的，但根据我们的研究，冒辟疆实际上还是一位思想家、诗人、慈善家和大收藏家，因此，我们需要对冒辟疆的经历深入了解。近百年来，可以说《红楼梦》的许多研究是碎片化的，但黄伟民先生从《冒辟疆全集》、冒氏宗谱中找到许多证据，是一种系统化的研究。此外，黄伟民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以索隐为先导，他把索隐和考据考证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，解释了冒辟疆的引语、暗语等常人难以读懂的写作手法。

详细的内容稍后由黄伟民先生向大家介绍。

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储福金的发言：

我想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发言，首先我赞同顾书记的说法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著作，其中表现了人性的深奥、隐蔽的一面。顾书记是一位诗人，因此他从诗人的角度，探究了《红楼梦》的叙述语言、诗词，结合对比了冒辟疆的诗文，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手法。

关于为什么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用自己的真名，我想讲几点，第一，反清复明是《红楼梦》要表达的思想，因此作者不能提及自己的真姓名；第二，中国的明清小说属于通俗文学，与崇尚文赋诗词的时代主流相违背，《红楼梦》因为有大量描写情爱的、生活经验的内容，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通俗小说，因此作者有可能不愿意把真名公布于众。对于冒辟疆来说，他也因此有可能只公开他写的诗词，而选择隐瞒《红楼梦》这一通俗小说体裁的作品是出于他的笔下。我提出这一点，希望能够为顾书记的研究提供佐证。谢谢大家。

在南京市溧水区委党校召开红学研讨会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黄伟民的发言：对于沈义贞先生的看法，我并不赞同。没有看过《冒辟疆全集》，那么就对冒辟疆不了解，针对沈义贞先生所说的，认为冒辟疆的创作视野不能达到《红楼梦》的高度，我认为有所曲解。我对冒辟疆的生平十分了解，冒辟疆曾经给康熙写过一篇文章说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”；冒辟疆还是一位大慈善家，他曾经三次赈灾，把家里的钱财首饰全部拿去救灾，冒辟疆曾说：“是农民养活了地主，而非地主养活了农民”，这些都体现出冒辟疆的家国情怀，这种情怀、思想可以说是最初的特殊的“社会主义思想”。

包括刚刚顾先生所提及的“竹夫人”在内，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中的每一个故事，都是冒辟疆亲身经历过的，《红楼梦》中的一百五十多首诗，每一首都能在《冒辟疆全集》里找到对照，所以我建议沈先生再去读读《冒辟疆全集》。

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导、红学专家沈义贞的插话：打断一下，《冒辟疆全集》我的确没有看过，但我想说几点，第一，一个人的全集并不等同于代表作；第二，一百年来，对冒辟疆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如何？他在中国经典文学史中处于什么地位？我们不能因为研究一个人就把他抬到很高的地位。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黄伟民的发言：对于冒辟疆和康熙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我研究了八十万字的成果。我认为只有把这两人的关系弄清楚，才能了解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，而我的观点是，冒辟疆与董年养育了一个儿子，即康熙。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刘桂江的发言：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立六七年来不断发展，已经从如皋红学成为如派红学，我们很有信心认为冒辟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。我并不同意刚刚沈先生的观点，一是关于他认为冒辟疆无法写出北国风光，但冒辟疆的儿子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另外，《红楼梦》中大量的习俗、景观等等实际上都是南方的，比如《红楼梦》中有大量的如皋方言、习惯用语等等。

几年来，如皋红研会组织草根专家和学者进行研究，将在下半年出版一部《如派红学解读（红楼梦）》解读本。一两年内，我们还要对照《红楼梦》的几个原始版本（脂评本）以及其他版本，出一本原始本《红楼梦》。

《扬子晚报》原副总编辑、著名作家、艺术评论家周桐淦的发言：

对于《红楼梦》，我是作为教科书来看待的，前后虽读过很多遍，但我还是从“门外”谈“红楼”。顾书记的文章从初稿阶段我就看了，后来顾书记的文章发表，再加上黄先生的文章发表，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轰动。新华报业作为江苏的重要媒体，有义务对这两篇重磅文章进行新闻综述和追踪，因此今年3月份，我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新闻，报道了两篇文章的发表和文章造成的反响。围绕这两篇文章，我阅读了近二十万字的材料，早在之前，我对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争论就有所了解，而这次的研究挖掘出了大量资料，从我个人来说，我对“冒辟疆是《红楼梦》作者”的结论深信不疑。

我有两套不同版本的《红楼梦》，当我试着从书中找一些如皋方言时，发现基本上都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，如今很多版本的《红楼梦》都把原汁原味的如皋方言、江淮方言删改得面目全非。因此，我认为恢复《红楼梦》的本来面目，追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，对中华文化、江苏的地方文化来说也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。

《扬子晚报》报社总编辑、资深媒体人、文艺评论家王文坚的发言：对于《扬子晚报》是如何介入到此次红学讨论中的，我想作些介绍。有一次我与顾浩书记到淮安参加诗歌采风活动，在活动中，我第一次听顾书记讲起如皋红学研究的很多成果，当时我尤为震惊，也认同当中的一些观点。比如关于曹雪芹的真实身份，曹雪芹据说是曹寅的孙子，而曹寅有号叫“雪樵”，但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避讳来说，不应该子孙用同一个“雪”字。当时顾书记还说，在如皋红学的研究中，发现曹氏家谱里找不到“曹雪芹”这个人。

关于曹雪芹是否为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在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回中，曹雪芹就写道“披阅十载”，但仅仅是“披阅”，没有确认是“写成”了《红楼梦》，此后也有很多证据指向脂砚斋的批语，批语中进一步透露了《红楼梦》与曹雪芹有关。另外，在清人笔记的记载中，只是说明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，所谓孙子一说是由胡适等人考证出的，这个疑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开，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，红学研究的学问也很深。在新文化运动之前，小说在中国被认为是不入流的，后来梁启超、胡适等认为改造社会必须要从小说开始，从那时开始小说慢慢进入专家的视野，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各种考证也都涌现出来，《红楼梦》因此登上了大雅之堂，成为一部空前绝后之作。与此同时，《红楼梦》及相关研究也是一部政治史。近代的红学研究像走马灯一样观点纷杂。因此后来我意识到，红学是有“圈”的，顾书记的文章在《扬子晚报》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实话说我也承受了较大的压力。

对于黄老的考证研究，我认为其中一些观点具有突破性意义，比如他认为，脂砚斋是冒辟疆的三个小妾（蔡合、金玥、张氏女）；又比如，冒辟疆号“巢民”，“巢”与“曹”相近，而“艹”下加上“冒”，基本形同于“曹”；此外，冒辟疆在为董其昌整理的文稿中也曾用过“雪芹”的笔名。

尽管《红学研究圈》，但我认为百家争鸣具有重要意义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《红楼梦》大批判完全是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。而目前为止所呈现出的证据，还不能完全证实冒辟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但我认定，曹雪芹的作者身份确实存疑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，曹雪芹是谁？背后的真相需要进一步研究，这也是为什么《扬子晚报》要参与此次《红楼梦》作者问题探讨的初衷，谢谢大家。

如皋红楼梦研究会理事陈俊华的发言：下面我想顺着“脂砚斋是谁”这一问题讲下去，具体讲几个方面。刘梦溪所谈的《红楼梦》的三个死结”中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“脂砚斋是谁”。如果把脂砚斋的问题解决，其他问题也会更容易说得通。

我认文本和史实的角度，谈一谈脂砚斋和冒辟疆之间的关系。《红楼梦》中第二十七回撰花吟的结尾处，有一段脂批：“余读《葬花吟》至再至三四，其凄楚感慨，令人身世俱忘，举笔再四不能下批。”其后又写道：“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”，意思是无法把握，并在最后写“故停笔以待”。在二十八回的眉批上，脂砚斋写道：“真璧儿不知己，则完无再有者。想昨阳批《葬花吟》之客，嫡是玉兄之化身无疑。余几点金为铁之人，幸甚幸甚！”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一段，是想说这两段脂评中，“昨”字把时间关系揭示得很清楚，即葬花吟那一回和下一回的写作时间就是前后两天。这意味着脂砚斋是可以在一天的短时间跨度内，阅读《红楼梦》作者所写的章回并进行批注的。这就进一步体现出，脂砚斋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在实际生活中是可以密切接触的。

在《红楼梦》介绍贾宝玉的章节中，有一处眉批：“少年色嫩不坚劳，以及非天图贫之语，余犹在心，今阅至此，放声一哭。”脂砚斋为何会写下这句话？我们从冒家的真实记录中，可以理解这一段。冒辟疆有两个同父同母的兄弟，但很年轻就夭折了，冒辟疆的母亲想他是独子，身体又差，担心家中后继无人，一直劝冒辟疆的父亲娶妾，冒辟疆父亲妥协后，一小妾生下两男孩，冒辟疆也因此有了两个庶出的弟弟。然而，在1776年，冒辟疆庶出的弟弟之一冒裔状告冒辟疆通海罪，冒辟疆举家到苏州避难，受尽了罪。由此可看出“少年色嫩不坚劳”“非天图贫”是脂砚斋因冒辟疆与贾宝玉遭遇相似，深有感触从而写下的批语。

在如皋红学的内部，对于林黛玉和董小宛是否是同一个人，至今也有争议。但通过对文本的研究和学习，从《红楼梦》的文本和批语中，可以找到依据。元妃见到贾母时有一段文字，“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，不说说笑笑，反倒哭起来。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来！”这里脂砚斋加了一处批语：“说完不可，不先说不可，说之不痛不可，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。只如此一说，千贴万妥，一字不可更改，一字不可增减，入情入神之至！”这里体现出元妃入宫就是在隐写董小宛进宫。另外，从我个人理解来说，冒辟疆写《红楼梦》的最大动机，就是为了“赎罪”，即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提到的“我之罪固不能免”，是为了把董小宛的真实经历写出来。

此外，在我们的研究中，发现董年的很多批语出现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揭示了董年与康熙的关系，这一点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讨论。

著名诗人、艺术评论家柳萌的发言：作为一名读者，我在阅读顾书记和黄先生的文章后，结合阅读了各方面的例证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，对于《红楼梦》作者的问题，我认为《红楼梦》作者是冒辟疆的可能性更大。

我想说，历史上若要更改一个定论，是很艰难的，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，针对这一点我想讲一个例子，《古诗四帖》最开始从宫中传出时，董其昌想当然地就认定是张旭的草书真迹，所以从明代以后，大家都遵从董其昌的鉴定结果，认为是张旭真迹。但后来，著名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对张旭的古诗四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，发现其中一个字遒劲了宋徽宗瘦金体的“玄”字，由此证明《古诗四帖》不是唐代的张旭的真迹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依然没能改变大家对于《古诗四帖》是张旭真迹的观点。这第一是因为当代没有人那么认真地研究张旭，二是因为出版商要借张旭大书法家的名声来字帖的商业需求。

在红学研究中，虽然有很多的专业研究人士，但研究《红楼梦》作者的人相对较少，并且这其中更多的也是研究曹家的身世和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因此我认为，要改变大众认为曹雪芹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观点，是比较困难的。

另一方面，从我作为诗人的角度出发，为何我认为冒辟疆作者说的可能性较大？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作品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，但在历史上，曹雪芹留没有在《红楼梦》之外留下其他诗词作品，这从常理上讲是比较有疑问的；同时，如皋红学研究的专家刚刚也说，他们在《冒辟疆全集》中发现冒辟疆的诗词与《红楼梦》中出现的诗词更加吻合。因此在诗词文学的角度上，冒辟疆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却接近。

我想谈的第二点是，关于顾书记研究文章中对写作时间的判断，我是比较赞成的，比如文章中认为，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“是夜演戏”表明此书不可能产生于乾隆时期，再晚也在雍正之前，因此，卒于1763（乾隆二十七年）的北京西山“曹雪芹”完全不可能写作《红楼梦》，而生于1611（明万历三十九年），卒于1693（康熙三十二年）的冒辟疆才有可能是真正作者。

对于顾书记和黄老师提出的“冒辟疆是《红楼梦》作者”的种种证据，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整合，从众多观点中提取出本质部分。

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发言

最后，我认为顾书记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，他是一位诗人、书法家，现在他又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，这种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我就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！

长三角城市网、著名诗人，传播策划专家，艺术评论家高翔的发言：在我就读于南大中文系的大学阶段，我曾经认真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前后加起来有五遍左右，因此我更多的是以读者身份谈看《红楼梦》。

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，我深受启发。顾书记的这篇文章在《扬子晚报》发表后，我也认真地读过。顾书记作为一位老领导，在业余时间研究诗词书法，对江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。这次，顾书记又在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历史悬案上潜心研究，发表了这篇文章，确实令人钦佩。

要真正把一部作品解读透彻，了解作者是关键，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身世，《红楼梦》作者是否为曹雪芹等一些问题上，我认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。这次顾书记发表的研究文章认为“冒辟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”，是管这个观点还没有作为一种定论，但我认为这其中的意义十分重大。不了解一部伟大作品的真正作者，就不可能很好地解读这部作品。另外，在顾书记的研究方法方面，我也是十分认同的，现在很多研究都是在援引前人的说法，不讲究实证，因此顾书记从多个方面采用实证方法，从实践出真知，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

我认为本次研讨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关注顾书记的这篇文章，主要是希望在红学研究这个领域能够打破一些禁区。作为媒体人，我认为王文坚先生能够有勇气决定在《扬子晚报》上发表这篇文章，是不容易的，现对其中的压力也能感同身受。红学确实是有“圈”的，一些圈子也十分坚固，但最终，这些圈子还是要相互融合，营造学术研究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氛围，研究者们也应该秉持开放的态度，共同探究“《红楼梦》作者到底是谁”这一历史悬案，寻求真相，寻求一个最终的合理答案。

最后主持人柯江总结：高翔先生讲得很好。各位领导、各位专家、各位嘉宾，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，大家各抒己见，发言都非常精彩，说出了自己独到的研究与个性化的观点，为我们研究红学增添了色彩与活力，我代表主办方在此感谢各位！